



# 一代贤后马秀英

◆ 刘慧桥

## 历史上的贤皇后屈指可数,马秀英要算一个。但是贤惠的马秀英挡不住朱皇帝杀戮功臣的屠刀。

马秀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皇后。据史书记载:马氏,秀英,宿州(今安徽宿县)人,祖上曾是当地富豪。父亲马公,仗义好施,家业日贫。母亲郑媪,生下马氏不久即去世了。马公无子,视秀英为掌上明珠。秀英自幼聪明,诗会画,尤善史书,性格亦颇倔强。按当时习俗,妇女皆缠足,秀英坚决不缠,人称“马大脚”。

秀英的父亲马公因为杀人避仇,逃亡他乡,临行时将爱女秀英托付给生死之交郭子兴,郭视同己出。后闻马公客死他乡,益怜此女孤苦,加意抚养。子兴授以文字,夫人张氏则手把手教她针织刺绣。十几岁的秀英聪明无比,将义父一经指导,马上知晓。年近二十的马氏,出落得一副上好身材,模样端庄,神情秀越,秾而不艳,美而不骄;还有一种幽婉的态度,无论何急事,她总举止从容,并没有疾言厉色,所以子兴夫妇很是钟爱。每思与她联一佳偶,使她终身有托,不负马公遗言。

当时正值元朝末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使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又遇黄河大决口,连年黄水横流,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1352年郭子兴在濠州(今安徽凤阳)起兵响应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的起义。凑巧朱元璋投军,每战辄胜,很为郭子兴夫妇器重,所以张氏倡议,子兴赞同,将义女许配给朱元璋。自从朱元璋做了主帅的女婿后,人们就改称他为“朱公子”。他在军中的地位亦大大提高。马秀英与朱元璋志同道合,感情深厚。马氏随朱元璋南征百战,忧勤共济,成了朱元璋的得力助手。

朱元璋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迅速发展

了自己的势力。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登基于应天府(今南京),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册封马氏为皇后,时年36岁。从此,马皇后以皇后之尊留心政事,关心人民,礼待臣下,与朱元璋同心同德巩固大明王朝。

马皇后为人富而不奢,贵而不骄,虽居高位,但仍保持节俭朴实的生活作风,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宫嫔敬服。先是太祖起兵,战无虚日,后随军中,辄语元璋(太祖)以不嗜杀人。册后以后,俭约如故,她亲自带领公主王妃刺绣纺织。自己以身作则,平时粗茶淡饭,缝补旧衣,制作新衣,样样不落。宫嫔们拟她为东汉时的明德皇后。

皇子朱植最幼,性格放荡不羁,长大后被封到开封做周王。马皇后对他极不放心,周王临行时,便派江贵妃随往监督,还把自己身上的织衣脱下交给江贵妃,并赐木杖一杆嘱咐:“周王有过错,就令他织衣杖责。如敢违抗,驰报朝廷。”从此一见了慈母的织衣,周王便生出敬畏之情,不敢胡作非为。以严为爱是马氏对待子女的原则。对宁国公主、安庆公主等人,马氏要求她们勤劳俭朴,不能无功受禄。对待朱元璋的义子宋文正、李文忠等,她细心照顾视为己出。每逢岁灾辄率宫中之人节衣缩食。太祖谓已发仓赈恤,不必怀忧,后谓赈恤不如预备,朱元璋甚以为然。

马皇后关心人民,体贴妃嫔,保护百姓臣下,功德传于宫内外。一日闲谈,马皇后问朱元璋:老百姓都安居乐业了吗?朱元璋说:这不是你所要问的。马后说:陛下是天下之父,妾为天下之母,子女的安危,做父母的可以不问吗?马皇后的对话,旨在劝朱元璋关心人民

的疾苦,爱民如子。

一次朱元璋视察太学(国子监)回来,马皇后问他太学有多少学生,朱元璋答道有数千。马皇后说:“数千太学生,可谓人才济济。可是太学生虽有生活补贴,他们的妻子儿女靠什么生活呢?”针对这种情况,马皇后征得朱元璋同意,征集一笔钱粮,设置了20多个红仓,专门储粮供养太学生的妻子儿女,生徒颂德不已。这说明在用人方面,马皇后非常爱惜人才。

马氏虽贵为皇后,每天都亲自操办朱元璋的膳食,连皇子皇孙的饭食穿戴,她也亲自过问,无微不至。妃嫔等劝她自重,后语妃嫔道:“事夫亲自馈食,从古至今,礼所宜然。且主人性厉,偶一失任,何人敢当?不如我去当中,还可禁受。”一次进羹微寒,太祖因服膳不满而发怒,举碗击后,后急忙躲闪,耳畔已被擦着,受了微伤,更泼了一身羹污。后热羹重进。从容易服,神色自若。妃嫔才深信后言,并服后德。官人或被幸得孕,后倍加体恤,妃嫔等或忤上意,马后设法调停。

根据《明史演义》记载,太祖尝自作诗云:“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被。”先是江南富家,无过沈秀,别号叫沈万三,太祖入金陵,欲修筑城垣,苦乏资材,与沈秀商议。秀愿与太祖分半筑城,太祖以同时筑就为约,秀允诺。两下里募集工役,日夜赶造,及彼此完工,沈秀所筑这边,比太祖早三日。太祖阳为抚慰,阴实妒忌。嗣沈秀筑苏州街,用茅山石为心。太祖说他擅掘山脉,拘置狱中,拟加死罪。马后闻知,替他求宥。太祖道:“民富侔国,实是不

## 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

汤雄



坐在大会主席台上。授赠典礼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主持,宋庆龄发表了讲话。宋庆龄在现场发表讲话时,她既未采用事先录制好的讲话录音,也未接受她先读几句话,然后由翻译者译读全文的建议。当时,她手持讲稿,用流利的英语即席作了近20分钟的讲话!

### 33.生命的最后关头

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宋庆龄依然备受病魔折磨,但她还是十分注意着自己的仪表仪容,尽力保持着她在公众面前的美丽形象,乐观地与病魔作着斗争。这从她在86岁时分别致函王安娜与高醇芳要求她们帮助购买“脸上抹粉用的放大镜”和“快速染发颜料”等事例上如见一斑。

最令人感动的是,1981年3月,距离生命尽头还有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宋庆龄仍以惊人的毅力,出席国事活动!

1981年3月19日下午,由于病情加重,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协和医院张安教授、天津血液科专家杨教授、北京医院医生、保健局邓局长等前往北京寓所对宋庆龄的病情进行了会诊。会诊后,决定在宋庆龄寓所组成医疗组,增加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等。

就在这生命的最后关头里,宋庆龄还时时关心着他人。1981年4月13日下午,宋庆龄嘱秘书杜述周打电话给刚到北京的上海机关事务管理局李家焯局长,传达了宋庆龄的问候:“本来我今晚要请他吃饭的,因为他夫人身体不好,到北京较劳累,明天下午4点你派车把他俩接来吃顿饭。”第二天清晨,杜述周再次打电话给李家焯,传达了宋庆龄的邀请:“首长请你今天下午4时吃饭,你夫人也请一同来。首长知道你夫人有病,已交代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安排为她专门检查。首长还有一部分有关这病的药,只要好用,尽管拿去好了。还关照你夫人别急着回上海,在北京将病治疗稳定后再回去。”(4月13日,李家焯与其夫人同到北京,其夫人因患癌症到北京看病)

1981年5月8日下午,宋庆龄抱病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授赠典礼,并发表了20分钟的讲话。是日,宋庆龄坐着轮椅,乘坐面包车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稍事休息后,会见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之后,她穿戴好博士服,仍坐着轮椅来到湖南厅,

讲话结束后,由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亲自向宋庆龄授予了荣誉学位证书,并在仪式上致词说:“这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所以今天的仪式是空前的、独特的。”他赞扬宋庆龄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她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

在授赠典礼上,康克清一直陪伴在宋庆龄身边,并向她献上一束鲜花表示祝贺。康克清后来回忆说:“当我向她献上一束鲜花的时候,真实地感到她的思想比鲜花更加美丽。”这是宋庆龄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公众活动。

就在这生命的最后关头里,在1981年5月12日清晨5时,宋庆龄还说要做事,让钟兴宝与顾金凤分左右扶着,艰难地走到写字台前坐下,在钟兴宝与顾金凤的抱扶下,用颤抖的手握着毛笔,饱蘸浓墨,写下了“韬奋手迹”“宋庆龄题”“一九八一年”13个大字,并一连写了两张,供沈粹缜先用。然后这才由两位保姆扶着,回床上休息,并欣慰地笑着说:“我现在放心了。”

就在这生命的最后关头里,在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因重病不能出席六一国际儿童节,还挣扎着下床,要到办公桌上写信,但已力不从心了,但还是让工作人员拿来纸和笔,自己靠在病床上,托着一块木板致函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这是宋庆龄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工作!距宋庆龄1981年5月29日与世长辞仅有15天的时间!因为就在她托着木板靠在病床上写完这封信后,她就在当晚9时30分突发高烧寒战,体温高达40.2℃,并伴有严重的心力衰竭,再也没有坐起身来。这就是宋庆龄面对疾病的态度!宋庆龄那坚毅的精神与伟大的人格,再次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明起连载《中国赌金者:327事件始末》

### 19.在下就是革命党

挺举苦笑一下,转看湖水,良久叹道:“唉,除科场之外,在下真还……”又是一声苦笑,轻轻摇头。“在下问的是志,不是科场!”挺举吸口长气,扭过头来,复发出一声长叹。

“在下可为伍儿作答?在下死国,家国一体,伍儿所志当是,死家可乎?”陈炯一声朗笑,仰脖饮尽。挺举正要接话,耳朵陡地竖起。远处隐隐飘来一个声音:“挺举阿哥,伍挺举,你在哪儿?挺举阿哥——”“阿哥,我在这里!”挺举忽地站起,迎声音跑去。

不一会儿,挺举携手顺安来到湖边,将他包袱放到一边,刚刚按他石几边坐定,陈炯拿着一只空碗从店中出来,坐在原位。看到他的络腮胡子,顺安顿时魂飞魄散,一时僵在那儿。“兄弟,”陈炯斜他一眼,双手抱坛将碗倒满,推碗过来,“你迟了,当吃罚酒三碗!”顺安依旧怔在那儿。

“阿哥!”挺举指碗努嘴。“阿哥,”顺安乍然醒来,忽地起身,一手扯住挺举,一手拿起包袱,“快跟我走!”“哦?”挺举怔了,“啥事体?”“甬管啥事体了,只管跟我走就是!”“天色黑了,你要去哪儿?”“去哪儿都成!”“噢,为啥个哩?”“哎呀,阿哥,叫你走,你就走,一时讲不清爽哩!”

挺举非但不走,反倒退回几步,一屁股又坐下来。“阿哥!”顺安急得直跺脚。“阿哥呀,我和陈兄讲好住在此店了,要是没有别的事体,”挺举指指石几,“坐下喝酒吧。”陈炯也看过来,目光中带着冷蔑。顺安打个寒噤,不敢再说什么,乖乖坐下。挺举借酒浇愁,陈炯快意恩仇,顺安心神不定,假意应酬。一坛喝完,陈炯兴起,喝小二又拿一坛,开坛畅饮。

又过数巡,陈炯看样子实在喝高了,盯住挺举:“伍儿,交你这个朋友,值了。”“在下也认你了!”挺举倒酒,各推一碗,“来来来,喝喝喝,不醉不休,醉死算数!”“不不不,”陈炯推道,“陈某不能醉死,伍儿也不能醉死!”“为何你我皆醉死不得?”“因为陈某明日要做一桩大事体,不就得麻烦伍儿哩!”“小事体,让在下做什么,陈兄只管讲!”“就做这个,”陈炯指下自己的身体,“万一在下玩砸

了,这一百多斤,还得麻烦伍兄寻个地方埋了,免得便宜野狗!”

“这个好说,”挺举显然完全喝高了,根本没明白陈炯说的是啥,只管接腔,“陈兄这想玩啥花样?”“狗日的巡抚拿在下几个兄弟,明日监斩,在下这去宰了那厮,救出兄弟!”

陈炯此言出口,唬得顺安一口菜卡在嗓眼里,噎得脸红脖子粗,两眼大睁着盯向陈炯。“好好好!”挺举这却竖起拇指,端起酒碗,“来来来,祝兄台马到成功,干!”“干!”二人对饮。

“壮哉伍兄,”陈炯放下酒碗,猛拍桌子,激昂慷慨,“我中华已到生死存亡之秋。列强肆虐,用鸦片毒品害我国人,在我国土上辟出租界,耀武扬威,视我华人为猪狗。更可恨八国联军,仗恃洋枪洋炮,袭我京城,杀我拳民,掠我国家,奸我妻女,无所不其其极。火烧圆明园、甲午海战、庚子赔款,朝廷视若无睹,歌舞升平依旧,上下挥霍无度,全然不恤民难,不念国耻,腐败无能,竟至于斯。”声音越发激昂,放出长腔,“叹我华夏泱泱大国,数亿汉民,受制于鞑虏,外受制于洋鬼,痛哉痛哉,呜呼哀哉!”最后一个“哉”字说完,抚胸嚎啕大哭。

“时也,运也,”挺举这也放下酒碗,慢条斯理地劝慰起来,“陈兄不必着急。想我华夏文明,上下数千年,绵绵不绝,流传至今,岂有一日断哉?无论是匈奴人,是金人,还是蒙古人,魑魅魍魉,虽可逞凶于一时,终归是过眼云烟,想那鞑虏,亦将是秋后蚂蚱,不久长矣!”二人说话声音极高,全然忘乎所以了。

“阿哥,”顺安这也吐出卡嗓之物,狠扯挺举衣襟,压低嗓音,带着哭腔,“你这是要……”比个手势,“杀头哩!”“哈哈哈哈哈,”陈炯猛然爆出一声长笑,顺手扯过头上辫子,眼珠子四下乱转。

挺举盯住他问:“陈兄欲寻何物?”“你的兄弟说得极是,”陈炯朗声应道,“在下就是革命党,奶奶个熊哩,今儿我姓陈的这先革他一命了!”看向顺安,“兄弟,寻把剪刀来,看在下把这狗日的辫子咔嚓剪去!”“陈兄爽快,”挺举应声附和,“剪剪剪,在下这也剪掉它狗日的!”“阿哥!”顺安啞起嗓子,声音严厉。

## 第一商会

寒川子

